

一九四二年。莫斯科

在偉大搏戰的疆場上

在偉大搏戰的疆場上

小說集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一九四二年。莫斯科

目次

學恨	蕭洛浩夫著	三
旗	卡他也夫著	二六
獨子	西蒙諾夫著	三五
決鬥	梯浩諾夫著	四九
新人物	梯浩諾夫著	五一
春天	梯浩諾夫著	五五
未婚妻	索波列夫著	六三
沙沃朗可夫大尉	科舍甫尼可夫著	七二

學 恨

蕭洛浩夫

「……若不學會用全副心懷去痛恨敵人，是不能戰勝敵人的」。

（見國防人民委員長斯大林同志所下五一節命令中）。

在戰爭中，樹木也像人一樣，各有各的命運。我看見一大段被我們軍隊砲火砍伐過的樹林。不久以前，有一部分德軍被逐出甲鄉村後，在這個樹林裏建築工事，想在這裏固守，可是死神却把他們連同樹木一塊砍光了。在轟倒了的松樹下，躺著無數殭硬了的德國兵士，他們的殘肢斷體在碧綠的鳳尾草中腐爛著，甚至被砲彈炸裂開的松樹發出來松香氣味，都不能把這種窒人的腐屍惡臭掩住。好像連鑽有許多孔窟，其邊緣上燒成了褐色的泥土都散播著屍臭氣味一樣……

死神在我軍砲彈轟成的這塊林中隙地上赫然無聲地主宰一切，惟有佇立在這塊隙地中央的一株白樺樹，却像有神靈保佑一般，巋然獨存，微微的風吹得它那被炸片擊傷了的枝幹搖擺不停，吹得它的光滑黏韌的嫩葉沙沙作響。

我們經過這塊隙地走着。在我前面的一個紅軍傳令兵把手輕輕地撫摸着這棵白

4
樺樹幹，帶着真正驚訝的神情，發出溫柔的聲調問道：

——你這棵可愛的樹呵，你怎樣在這裏保全住了呀？

被砲彈轟死的松樹竟好像被砍斷了的一樣倒落地上，只剩下在斷口上蓋滿針葉，流着松油的下半截了；但是橡樹遇着這樣的慘事時，却完全是另一樣的情形。

初春時節，一顆德軍砲彈打在一條小溪邊的老橡樹上。它一半被砲彈轟穿的好像張着一張大口似的洞穴弄得乾枯起來了；它的另一半被炸得彎倒水中，可是春天到來時，它又欣欣向榮，滿蓋着嫩綠的葉子了。被殘傷了的橡樹下半邊枝杈，恐怕直到今天還浸在淙淙的流水中，可是上半邊的枝杈却還是極力向着太陽伸張它的光亮的汁液飽滿的葉子：

中尉格拉西莫夫，身軀高條，背微僵，肩膀寬闊，微微翹起，好像鷹翼一般。他坐在掩蔽壕門口，詳細講着今天的戰鬥情形，本營部隊擊退敵人坦克攻擊的情形。

他的瘦削的臉上現着安靜的，幾乎是很平淡的神色，紅紅的眼睛，微微的眯着，顯然是疲勞過度了。他說話的聲調低低啞啞，間或把他的骨節粗大的十指交握在胸前，這種手勢是與他的雄偉的體格，奮勵剛毅的貌容很不相配稱的，却絕妙地把她內心的苦悶和沉痛的愁思一一傳達出來了。

露着兩顆硬核在那裏遊來遊去，而那雙注視前面的眼珠閃出簡直駭人的不可撲滅的恨火，使我不由地轉過頭來向着他注視的方向，只見從我軍陣地前緣上沿着樹林有三個德國俘虜兵和一個在後面押解他們的紅軍兵士在那裏走着，紅軍兵士身上穿的夏季軍衣已被太陽晒得退色發白了，頭上的軍帽歪在後腦窩上。

紅軍兵士走得很緩慢，手裏持着的槍很平勻地搖晃着，槍上的刺刀鋒映着太陽光線閃出一道一道的白光。這三個德國俘虜兵也在緩慢地走着，懶懶散散，很像不願意似的拖着脚步，腳上穿着的短短的馬靴染滿了黃泥。

走在前面的那個德國俘虜兵是一個中年以上的人，腮頰瘦削，滿嘴長着濃密粗硬的黃鬍鬚，——當他走到掩蔽壕前面時，把他猙獰的眼光向我們方面偷視了一下，隨手整理一整理掛在腰邊的鋼盔後，就轉過頭去了。於是格拉克莫夫就一躍而起，用狗叫一般的聲音向那個紅軍兵士厲聲斥罵道：

——你怎麼，和他們散步不成？加快脚步，趕快押過去，聽見沒有？——他大概還想叫罵幾句，可是怒氣把他噙咽住了，急急轉過身來，連忙衝下土梯，跑進掩蔽壕去了。當時在場目睹這種情形的政治指導員，看見我的驚異的眼色，就低聲向我說道：

——這是沒有辦法的，受的刺激太多了。他被德國人俘虜過，難道你不知道麼？你找個時間和他談談吧。他在那裏受到的痛苦真多得很，從此以後，他就簡直不能看見活的希特勒黨徒！當然正是活的，至於看着死的却沒有什麼，我可以說，

甚至是很高興看着的。所以他一看見俘虜兵，或者就連忙閉上眼睛，坐在那裏臉色發白，滿額出汗，或者就轉過身子，連忙走開了。——政治指導員坐近我的跟前咕咕地說道：——我曾和他一塊打過兩次衝鋒，他的氣力真像牛一樣，他那時的情形須得親眼看看：各種各色的神情我都看見過的，可是他那種舞起刺刀和槍托的神情，真令人看着害怕！

*

*

*

夜間德軍重砲隊開放着驚心動魄的砲火。從遠方傳來有準則的、均勻的砲聲，過幾秒鐘就在我們頭上星光照耀的天空中聽到鳴鳴的砲彈聲，由遠而近，又由近而遠，一轉瞬就看見我們後面大路附近閃着黃光，發出火焰，接着就是一陣霹靂般的轟炸聲。白天曾有無數運載軍用品往前線的卡車在這條道路上絡繹不絕走着。

在前後砲聲之間，森林重現靜寂的時候，就聽見蚊蟲嗡嗡地在那裏唱着，鄰近水潭中被砲聲驚醒了的蝦蟆胆怯地互相叫喊着。

我們躺在胡桃樹叢下，格拉西莫夫折下一根樹枝拿在手裏趕着蚊子，徐徐地說着自家的經歷。我把這次談話就我所記憶得的轉述於下：

——戰爭以前，我在西西伯利亞一個工廠中當機械匠。去年七月九日被徵入伍。我家裏有妻子，兩個小孩和殘廢的父親。當然，在送我起行的時候，我的妻子照例不免的哭了一場，臨別時，她說道：『努力保護祖國和我們，那怕』

使我們獲得勝利」。我記得，當時我笑着向她說道：「你到底是我的什麼人，是妻子呢，還是家庭宣傳員呢？我是一個大人，不是不懂事的小孩子呵，至於講到勝利，不管法西斯蒂怎樣咬緊不放，我們會把他們的喉管割斷，剝取出來的，你放心吧！」。

我的父親當然剛強一些，可是也免不掉一套訓辭的，他說：「維克托，你要知道，格拉西莫夫姓氏，不是一個普通的姓氏。你是工人底後裔，你的曾祖就已經在斯托洛甘諾夫底工廠裏當工人；我們家裏人已經幾百年來替祖國製造鋼鐵，你到戰線上去，也應當是鋼鐵一樣。現在政權是你自己的，它在戰前就培養你做後備軍官，你應當努力殺敵呵」。

「爸爸，一定做到的」。

我到火車站去，順便跑到區黨部一趟。我們的區委書記是一個專講理智而乾燥無味的人：我想既然我的妻子和父親在送行的時候，都不免一套宣傳的話，那末區委書記不消說，是不能放過機會來講他幾十分鐘大道理的。事實上恰恰相反。書記說：「格拉西莫夫，你坐下吧，我們來照老習慣在動身前靜坐一會兒圖個吉利吧」。

7 我們默坐了一會，隨後他站起來，我就看見他的眼鏡有點濕潤潤的：我想着，現在真是無奇不有！書記也就說道：「一切都很明白清楚的，格拉西莫夫同志。我記得你還光着頭，豎起兩隻耳朵，帶着兒童團的紅領帶的時候，我記得後來

你成了青年團員，我也知道你在十年中作共產黨員的情形。去吧！無情地去殺這般德國鬼子，黨對你是有莫大希望的」。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和黨書記接了吻，真奇怪，當時我覺得他一點也不像以前那樣乾燥的人了：

他這種親熱懇切的看待，使我覺得無限的爽快，走出區委時，我是又快樂，又興奮。

接着我的女人又叫我大大地開心來。自然送丈夫上前線無論什麼女人都不會覺得快樂的；當然我的女人也因為悲愁有點失措，本想說幾句重要的話，可是腦海中好像起了一種旋風，把她的意思都吹光了。火車已經開動了，她伴着我坐的箱子向前走着，握着我的手不放，急忙說道：

「你要留心，保重身體，不要在戰線上傷了風呀」。『笑話，笑話，——我向她說這，——不管怎樣也不會傷風的。那裏氣候好得很，甚至是很溫和的』。我一面感到離別的痛苦，一面聽到我的女人可愛又可笑的話，又使我快樂起來了，一面就掀起了我心中對於德國人的憤恨。我想着，你這個不講信義的鄰人敢碰到我們身上來，好吧，站穩些吧！我們要把你砍個精光！

格拉西莫夫沈默了一會兒，傾聽着陣地前線突然發生的機關槍的對射，隨後又突然停止了。他就繼續說道：

「開戰以前，我們工廠裏收到了從德國運來的機器。當裝置這些機器的時候，我常撫摸着每一個零件，不願釋手，仔仔細細看着它。不消說，這些機器是靈巧的

手作成的。我也讀過不少德國作家寫的書，並且很愛讀它，不知不覺生了一種敬意。固然，有時候想到這個勤奮而有天才的民族，竟在自己國家中最卑鄙的希特勒制度，就不禁替他們可羞，可是這終究是他們自家的事情。不久西歐戰爭爆發了：

於是我就坐車往前線了，心裏想着：德國人的技術是很高的，軍隊也還不錯。鬼東西，同這樣的敵人打仗，打他個頭破血流倒也有興趣。我們在一九四一年的時候，也不是豆腐做成的。當然，我也沒有希望這個敵人會是誠實的，當你同法西斯蒂周旋的時候，還能希望什麼誠實，可是我從來也沒有想到，要與像德國軍隊這樣一批沒有人心的野獸去打仗。好，這一點以後再說：

七月尾，我們部隊開到了前線。二十七日清早開始參加作戰。起初，新上戰場，多少有點害怕，他們用迫擊砲很厲害地逼攻我們，可是傍晚時我們有點習慣了，就給了他們一個打擊，把他們趕出了一個小鄉村。在這次戰鬥中，我們活捉了十五六個俘虜兵。當時的情形還歷歷在目：這些俘虜兵被押解來的時候，嚇得臉色發白：我的戰士們這時已從戰鬥興奮中冷靜下來了，各人爭先拿東西給俘虜們：有的拿來一盒菜湯，有的拿來香煙，有的請他們喝茶，拍着他們的肩膀，叫他們作「同志」，並且說道，同志們，你們打仗有什麼目的：

9 有一個基幹部隊的戰士看着這種動人的景象，忍不住說道：「你們同這些朋友倒客氣得不錯。在這裏他們都是同志，你們去看看吧，在那裏，在戰線那邊，這些

同志幹的什麼，他們怎樣對待我們的傷兵，怎樣對待和平的老百姓」。他的話好像

在我們頭上潑了一桶冷水，說完了就走了。

不久，我們就開始進攻，真的，我們就看得足夠了：燒成了灰燼的鄉村，無數被打死的婦女、兒童和老頭子，弄得殘缺不全的被俘紅軍戰士底屍體，被強姦後虐殺的婦女、少女和幼女。

特別是有個幼女，使我永遠不能忘記：她年約十一二歲，看來她是在往學校的路上，被德國人抓去，拖到菜園子裏強姦以後，把她殺死了的。她躺在壓倒了的馬鈴薯藤上，年紀輕輕的女孩子，簡直是一個小孩，周圍地上亂拋着淋滿血污的課本和教科書：她滿臉被軍刀砍裂得駭人，她手裏緊握着打開了的書包。我們拿一件雨衣蓋住她的屍首，繞在周圍沈默地站着。停一會，戰士們也就沈默地走開了。我記得，我當時站在那裏，好像瘋狂了似的，口裏喃喃唸着：「巴爾科夫，坡羅潤慶合著。自然地理。初級中學教科書」。這是我望着一本躺在那裏草地上的教科書唸着。這本教科書是我熟悉的，我的女兒也在五年級念書：

這是發生在離盧仁城不遠地方的事情。而在斯克維拉附近的溝壑中我們又碰見了一個虐殺被俘紅軍戰士的殺場。你想必看見過屠坊吧？這個地方很與屠坊相像：在溝中長有幾棵大樹，樹枝上滿掛着血肉模糊的半截身軀，手脚頭顱都被砍斷了，上半截剝去了皮：在溝裏有一堆，堆着八個被殺死了的人，身軀肢體四分五裂，直像一堆大塊砍碎了的肉，無從辨認究竟那一塊是屬於那一個屍體的，肉。

着八頂軍帽，很像一疊菜碟子一般：

你以爲我所看見的情形是可以用語言說得完的麼？不能！沒有這樣的語言可以來形容這些情形的。這須要親身去看。總之已經說夠了！格拉西莫夫沈默了半晌。

這裏可以抽烟麼？——我向他說。

——可以抽，不過要把手掩住，——他回答說，聲音啞咽，他也就抽着烟繼續說着：

——你懂得麼，我們看夠了德國鬼子幹的一切罪惡以後，也就不由的兇狠起來了，這是自然而然的呵。我們大家都懂得了，我們對敵的不是一些人，而是一些嗜人血的瘋狗。原來現在德國人殺人強姦，殘害我們的人民正是如同他們以前製造機器那樣精心熟慮的。後來我們又退却了，可是，打得真拚命！

我的連上幾乎所有的戰士都是西伯利亞人。然而我們真是拚死保衛了烏克蘭的土地。我的許多同鄉人都葬身在烏克蘭的戰場上，但我們殺死的德國鬼子也就更多。我們雖然退却了，德國人也就受到了很大的打擊。

格拉西莫夫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說話的聲音較爲柔和了些了，他接着說道：

——烏克蘭的土地真好，天然景緻真美麗！每個鄉村，我們都覺得是自己的家鄉一般，也許是由於我們在那裏慷慨地流了自己的鮮血，俗話說得好，鮮血是會使人親近起來的。每放棄一個村莊，心裏頭難過極了，簡直心痛得好像刀割一般！大家走着，連彼此間都不顧盼一眼。

：那時候我沒有想過，我會落到德國人手裏做俘虜，然而竟發生了這樣的不幸。九月間我第一次帶花，可是沒有離開隊伍。二十一日在坡爾塔瓦省德尼索夫卡附近的戰鬥中我又帶了花，並被俘虜了。

德軍坦克突破了我們的左翼，大批步隊跟在坦克後面衝來了。我們且戰且退衝出重圍。這一天，我的連受到了很大的損失。我們兩次擊退了敵人的坦克衝鋒，擊毀了敵人六架坦克和一架鉄甲車，約莫有一百二十個希特勒黨徒殞臥在玉蜀黍田中，隨後，他們調來了迫擊砲隊，我們不得已放棄了我們從正午一直堅守到下午四點鐘的那塊高地。這天一清早就熱得厲害。天上沒有一點雲彩，太陽炙得人簡直呼不出氣來。炮雷好像冰雹似的打來。我記得，當時戰士們口渴得嘴唇發黑了，找不到半滴水喝。我下口令，簡直喊得啞啞不成聲了。當我們沿着一條土坑跑過去時有一個砲雷落在我面前炸裂着。我似乎看見有一團黑土飛向天空，此外就一點不知道了。砲雷底碎片擊穿了我的鋼盔，第二塊碎片打在我的右肩上。不知道我究竟暈死了多少時候，但甦醒過來時，聽見有什麼人底腳步聲。抬頭一看，只見我躺着的地方不是我原來跌倒的地方。身上的軍衣已經沒有了，臂上有人在急忙中給我綁了一下。頭上的鋼盔也不見了，也有人給傷口綁了一綁，可是綁帶沒有扣緊，末端懸在我的胸前。起初一瞬間，我以為是我的戰士們把我抬走了，在起行時給我綁裏着的，當我極力抬起頭來時，很希望會看到自家人。可是走向我面前來的，不是自家人，而是德國人。正是他們的腳步聲把我驚醒過來的。我當時看見他們很清楚，好

像一幕清晰的電影片一般。我就把手向四周一撈，在我的身邊什麼武器也沒有：不要說手槍和步槍，連手榴彈都沒有一個。我的槍枝和圖匣大概是我們的人取去了。

「死期到了」，我腦海中閃了一下這樣的念頭。我當時還想過什麼？如果你是爲了寫小說需要的話，那就請你自己隨便加上幾句吧，我當時是什麼也沒有來得及想到的。德國人已經離得很近，我很不願意躺着死。你懂得麼？我簡單是不願意躺着死，我覺得我不能躺着死。我就竭盡全身力氣，兩手撐在地上跪起來。當他們跑到我跟前時，我已經站立起來了。我站着，身子搖擺不停，我害怕馬上又會跌倒地上，躺着被他們刺死。我記不清任何一個人底面貌。他們站在我的周圍說着笑着。我說道：「喂，狗東西，殺吧，殺吧，不然我就會跌倒的呵」。有一個德國人就用槍托向我頸上一擊，我就跌倒地上了，可是馬上又站起來了。他們哈哈笑着，有一個人把手一擺，叫我往前走。我拖着走着。滿臉沾着乾了的血糊，頭上的傷口還在不斷地流着溫熱而黏膩的鮮血，肩上痛得抬不起手來。我記得，當時我很想躺着，什麼地方也不去，可是我還是往前走着：

我一點也不想死，更不想當俘虜。我拚命制住頭昏作嘔，向前走去，那末，自然我是活着，並且還能夠行動。唉，我當時口渴得多麼厲害呵！口裏乾燥得開鐮了，而且向前拖着脚步的時候，總覺得眼前有一幅黑幕擺動着。我當時差不多失掉了知覺，可是一頭走一頭還是想着，「只要喝夠水，稍稍歇一歇，就立刻逃跑！」在一個叢林邊上，把所有我們被俘虜的人集合一塊，排成隊伍了。這都是我鄰

近部隊底戰士。我只認出兩個人，是我們這一團第三連底兵士。大多數被俘的人都受了傷的。一個德軍中尉說着一口半通不通的俄國話向我們問道，你們當中沒有政治委員和指揮官。大家都不作聲。他就再說了一句：「政治委員和指揮官前進兩步」。沒有一個人走出隊伍來。

這個軍官在隊伍前面緩慢地走過一遍，挑出了十五六個像猶太人面貌的人。他向每人問了一句：「你是猶太人麼？」不待回答就命令他走出隊伍來。在挑選出來的人們中，也有猶太人，也有阿爾明尼亞人，也有簡單是俄國人，不過臉色稍暗，頭髮稍黑罷了。把所有這些人引到一旁，當着我們面前用自動槍掃射把他們打死了。隨後趕忙搜查了我們一遍，把我們的皮匣子以及一切什物用品通通奪去了。我從來不把黨證放在身邊皮匣子裏，因害怕失掉；我把它放在褲頭裏面口袋裏，搜查的時候，沒有被發現。人總算是一個奇怪的動物：我明確知道，我的生命已是一髮千鈞，即令不因企圖逃走而被槍殺，也橫豎會在路上被殺死的，因為出血太多，決難跟上其餘的人的；可是當搜查完後，我的黨證仍在身邊沒有被發現，我竟歡喜若狂，連口渴都忘記了！

德國人把我們列成了行軍隊伍，押着向西方走去。道路兩旁有很多護送兵監視着，此外還有十來個乘摩托車的兵士。把我們趕着用快步走着，我已經是精疲力竭了。兩次跌倒地下，我都急忙爬起來走着，因為知道，只要在地上多逗留一分鐘，隊伍走過去了，就會把我射死在路上的。走在我前面的一個軍士，就是這樣被打死

了。他的腿上帶了花，哼聲不停地勉強拖着腳走，有時痛得叫喊起來了。走了約莫一公里遠，他就大聲說道：

——我再不能走了，同志們，告別吧！——他就隨身坐到路上。

有人想隨手把他扶着站起來，可是不一步，他又坐到地上去了。當時情景，好像在夢中一般，我還記得他的蒼白到極點的青年面貌，緊蹙着的眉毛，淚流滿眶的眼睛：隊伍走過去了。他落在後面了。我回頭瞟了一眼，只見乘摩托車的兵士駛近他跟前，坐在車上，掏出手槍，放到他的耳邊開了一槍。當隊伍走到了一條河邊時，這般德國鬼子還打死了幾個落伍的紅軍兵士。

本市

我已經看見河岸了，看見河上被破壞的橋樑和陷在渡口旁邊的卡車，忽然仆面跌倒地上了。我當時喪失了知覺沒有呢？沒有。我伸直身子在那裏躺着，滿口都是泥土，我憤恨得咬牙切齒，嚙得口裏的沙子的噁噁地叫着，可是站不起腳來。我的同志走過我的身邊。其中一人低聲說道：「站起來走吧，不然他們會把你打死的呀！」我就用手指來撕着自己的嘴，捶着眼睛，想藉痛楚來添加力氣，站起腳來：

隊伍已經走過去了，我聽見駛近跟前來的摩托車響聲。我終於掙扎着站起來了！不回頭去看那個乘摩托車的兵士，我拚命拖着腳走，搖搖晃晃，好像醉漢似的趕上隊伍，跟在末排走着。河水被駛過這條小河的德軍坦克和汽車弄得混濁不堪了。但我們還是把這溫熱褐色泥漿大喝了一頓，我們當時覺得它比最好的泉水還甜些。我拿水潤濕着腦袋和肩膀。這就使我覺得輕爽得多了，力氣也漸漸恢復過來

了。現在我已經有希望不會跌倒和躺在路上的了……

剛一離開河邊，我們就遇見一隊德軍坦克，向我們迎頭駛來。領頭的坦克機師一看見我們是俘虜，就加足瓦斯，用全部速度衝入我們的隊伍。前面幾隊人被盪輪衝倒壓碎了。步行的和乘摩托車的護送兵看見這幕情景反倒哈哈大笑起來，向那些從坦克門窗裏伸出頭來的坦克手們叫喊了幾句，並擺了幾擺手。隨後又把我們列好隊伍趕在路旁走着。不消說，德國人真是善於取樂的啊……

在這天晚上我沒有企圖逃走過，因為我知道，我出血太多，沒有力氣，同時防衛我們又極嚴，是決對無法走脫的。可是後來我曾拚命咒罵自己為什麼這晚沒有設法逃走。早上押着我們通過一個村莊，在村莊裏駐有德軍部隊。兵士們都紛紛擠到街上來看我們。護送兵逼迫我們用跑步穿過村莊。自然，當着開往前線的德軍部隊面前是要把我們糟踏一下來給他們看的。我們被迫跑着。誰跌倒了或是落伍了就馬上被槍殺了。傍晚時，我們就走到了俘虜營。

一個耕種機站底院子，周圍架着密密的鐵絲網。在院子內有無數的俘虜，肩碰肩地在那裏擠立着。護送兵把我們交給了俘虜營底守衛兵，這般守衛兵就用槍托把我們趕進鐵絲網的圍牆裏。假使用地獄來比喻這個俘虜營，那還是遠不夠把它的醜惡情形形容出來的。沒有廁所。人們都是就地拉屎拉尿，站的地方，躺的地方都是屎溼尿汁，臭氣薰天。身體衰弱了的人就簡直躺着不起來。每晝夜只給一次飲食。一口碗水，一點點生粟米或霉爛了的葵米，這就是全天的火食。有時候簡直整天不給